

### 空洞…

「來，給個捧心的 POSE，笑…」、「給個 K、叉腰、腿長，伸出來多一點…」、「不看鏡頭、甩髮、再一次…假裝看到喜歡的人朝你走來，跳出來…again」…

除了「它」，沒有誰會願意幫灰撲撲的辛蒂蕾拉拍照。「它」是她專屬的攝影師兼模特兒、造型師兼修片師。只要踩著 9cm 細跟拖、穿著細肩帶露背洋裝出門的那天，「它」就會從自己的肉體裡，釋放出辛蒂蕾拉。

「它」經常在自己應該被分類為「有病的」這件事上，進行過剩的哲學反思。有些病是社會性的，有些是質器性的。社會性的病，比質器性的病更難治癒，前者屬社會偏好的集中值，社會偏好使質器病變導致的身體毀損，難以被消費型社會所接納，傷殘者本具的經濟功能受凍結，便更難負擔整形外科修復的消費。

「它」？對就是「它」，「它」拒絕使用「他」或「她」，因為「它」認為自己不能算是人類。倒也不是「中二病」的幻想，而是「它」的臉上有窪空洞。這窪臉傷總讓它求職困難，以致於「它」的生命週期裡也經常出現空洞，嚴重時空洞會不斷外擴，為了阻止空洞吞噬蝸居的房子，它只好經常在街町間飄移。

空洞擴張的時候，它總一臉蠟黃，邋塌亂髮遮右臉。它相信空洞的擴張與亮度有關，因此總設法在臉上製造陰影，大草帽口罩墨鏡遮陽傘，沿著陰影飄街過巷。在辛蒂蕾拉出現之前，它總將自己偽裝得像空氣、像背景、像桿水泥電線樁，一身灰撲撲的連身裙，分不清是影子或設置物。

在不知第幾次失業的餘夏閒光裡，ZARA 季末折扣櫥窗裡的一只人形，朝它扣發靈魂的扳機，釋放出它身體裡的一條生靈。

起初它認為自己的容貌並沒有打扮的本錢，但櫥窗裡佇著一身煙灰藍細肩帶緞面連身裙的人形，彷彿是一切非物質的重力場所在，它的目光被吸住，就像光經過黑洞、流水墮入懸崖、彈珠滑落凹槽。「臉有空洞、性別不明…」它心裡驚呼：「它跟我有一樣的病…至少兩種」——視網膜母細胞瘤、嚴重的性別認同焦

慮症。

櫥窗裡的人形，沒嘴、沒眼、沒耳、也沒髮，只微聳的鼻梁，一對睫毛一高一低錯綻臉頰上，笑成一對桃花眼。它心裡默讀出一行西班牙語發音：“Joan Miró, *Metamorfosis*”(米羅的畫作，變身)。

櫥窗裡五官不全的人形，雖一臉空洞，卻彷彿是個有自為意志的自在者。

空洞是一種比質器性疾病更加複雜的惡疾，它是一種視網膜癌，即便遏止癌的擴散，仍會留下容貌空洞的後遺症。這些後遺症會侵蝕思考器官、吞噬人的存在位格。

它半眯左眼，右手掌遮住右臉，透過眼縫，「假如沒有空洞」的臉與人形的臉疊成少女的摹影——面對這樣的自己，它默想：「櫥窗裡的人形並未受困於形體，沒人嫌它醜怪、五官不全，它的存在就是為了引人注目，但具有更高存在位格的我，卻必須受困於五官不全？」

「你走出來我走進去，數學上  $1+(-1)=0$ ，影像上我們卻有張新臉，但…」兩個人形像在互問：「你，我的另種人生？或只是命運的寓言。」

再次闔上眼。有雙手幫一個孩子拆下蒙眼的紗布，自那天起，「自卑感」這個生詞彷彿成了那孩子「天生的」人格缺陷；儘管那孩子並不知「自卑」何物。它知道其它孩子害怕它臉上的空洞，它也怕空洞會吞噬其他人，它只和一位沒來由便出現的灰色小女孩童語。

每當它對人格與社會的關係陷入過剩的哲學思考時，喳喳沙沙的鼓譟便在空洞的眼窩裡迴音成像——「欲起歹啊、欲起歹啊，獨眼 ē 欲起歹囉！緊閃…」——遠隔著青春光年的黴絲被吹拂起……

人形的性別總依服裝搭配而被指認。它懂這件事，它就是實踐者。

它腦袋裡持續著喳喳沙沙的雜訊——*The Good, the Bad & the Ugly* (黃昏三鏢客主題樂)、「獨眼 ē，無起歹都 m 是荒野金刀啦啦啦」…「伊查某體…苦海獨眼女…」——只有當目光落在人形踩著的那雙跟鞋時，思潮拂動的黴絲才會暫落。

那也不過就是雙普通的細跟拖，只 9cm 的細跟似乎高了點，倒是那交叉過

腳背的黑細帶上附著一朵大黑茶花，像極了八腳蜘蛛霸著腳背前端，指與甲因此顯得秀亮了許多。那雙鞋從最低處往上打亮了臉部的空洞，為原本應不具「自為」意志的人形，結織一張誘人的魅網。它深吸一口氣，微調頸部的角度，阻止海馬迴持續有關物的美學分析。擺脫哲學的過剩能指，最好的辦法就是走進店裡，穿上那雙 9cm 細跟拖與煙灰藍絲感細肩帶洋裝…

提著衣鞋進試穿間，毫無困難地，它換上 S 號洋裝，蹬上 9cm 細跟鞋，傾時整個生命拔出了高度，鏡子在發光，光就從自己的腳底亮了起來，甚至，就在踩著那雙跟鞋的瞬間，它的身體與臉也逐漸有了形象。

鏡裡的少女對它說：「我來當模特兒，你手機有藍芽自拍功能吧？」它看著鏡子拉拉胸襟便問：「我該叫妳甚麼？名字…伶小優菜菜佳奈真由美…」

少女將食指擺到唇間處輕搖，「那條 MAC 口紅有帶出來嗎？」、「嗯…KATE 緋色護唇膏可嗎？」「辛蒂蕾拉，叫我辛蒂，灰撲撲的辛蒂蕾拉，偶爾也會有顏色唷…」它用小指輕抹嘴角過剩的胭脂。笑了，它竟然笑了。辛蒂說：「我喜歡你笑的樣子，好久沒笑了你」。

那天，它的藤編包包裡首度收入了一張「轉往應許之身」的護照，那是曠日廢時才從公立醫院精神科取得的「可進行性別變更手術診斷證明」。然而證明是一回事，實現是另回事。對顏面傷殘者來說，「也許…」是一個含有 87% 哀愁成分の間投助詞，而非副詞。既然烏有邦不存在，鄉愁就只是一種精神的寄託。

據說健康的人，在夢裡看不見自己，但若長期面臨壓力、抑鬱、或性格極度自卑者，就容易在夢裡遇見自己？

它不曾夢到自己，卻常透過 Photoshop 視窗端詳辛蒂。若有正常的職業，視窗裡經外科手術調整的影中人，或將過著另一種人生的自己。它懷著外科醫生在手術檯前的專注，幫辛蒂的顱骨、頸子、身形，修得更像個普通女人。它要的其實只是普通。「獨特…」它受夠了，它比誰都知：「社會要的只是“同眾”，離眾相異要背負多少嘲弄的目光與懲罰。」

光的多或少，顱骨的凹與凸，讓「它」成了他人目光中的畸形——「請貴公司改找位五官端正的文案小姐，向我們作提案報告」…「mài 按 ni 啦，lâng 斯文氣質 ê 目鏡妹仔 neh」…「五官端正的報告人，很普通的請求，下回見」…

工商服務講究客戶感受與市場偏好，對客戶、對市場，年輕貌美的魔法遠勝過「服務了甚麼」。照電視演、依報紙遣詞的鼓吹，「要個正妹」並不算霸凌，據稱這只是視覺與聽覺服務的 CP 值競爭。

它從未因那些經歷而變得堅強或怯懦。浮生是無法選擇的，活在一種名為「視網膜母細胞突變」的暴政下，它低調、它默默，每當它以一位普通人的自尊抬頭挺胸，走過名為社會的長廊，便彷彿回到中學時代，少年同儕興致勃勃地列隊迎接這位「独眼男の娘」的出場——*The Good、the Bad、the Ugly*…口哨、旋律、戲鬧、鼓噪呼噏，此起彼落，一窪空洞退向荒野盡頭獨自沉默成一抹黃昏。

自拍照的空洞，可在 Photoshop 視窗裡被調整，但容貌偏的見菌絲播散，不屬光學，社會性的偏好，難以藉由明度增減而消除。

它微調一下自己頸子的角度，辛蒂頸子的視角有點粗，應該要再細一點。腰身也是。額骨與顱骨比例最難調整，photoshop 圖檔裡只有 0.3 釐米的間距，但與社會卻有難以彌合的距離。鏡子裡的辛蒂明明有張鵝蛋臉，數位化後下的額骨卻略顯方角？辛蒂笑起來很可愛的，鏡子裡是這樣沒錯，數位化後就……它知道、它當然知道，將近 300 張的數位影像，能見人的，20 張不到，它知道、它都知道，它當然對自己的容貌，很有自知之明。

它知道一切都不是夢，它反而更希望這場人生，只是夢。

在該不該堅持自己有病的這件事上，「它」習慣性地進行過剩的哲學反思。

然而，辛蒂蕾拉的時間有限。它知道哲學從不是甚麼保健良藥，哲學的反思、精神醫學、婦科、內分泌醫學都只是短暫的時間魔法，它們並不能讓辛蒂永遠擺脫空洞。只有整形外科，只有透過手術進行顱骨的“photoshop”才能實現它的普通人生；但對顏面傷殘者來說，普通一點也不普通，好多錢哪……

「空洞」是一種社會性疾病、一種畸形、傷殘，辛蒂只能活在自拍的鏡頭下、photoshop 的修圖視窗裡。香味四溢的「男の娘」被捧為社會之寶、受網民歡迎的福利品，但臉上擴張著空洞陰影的辛蒂…是怪物，哪個圈子都排拒它。它連普通都不是，五官不全，眼窩一片坍塌的空洞……能填滿空洞的只有「自費負擔的」整形手術。

成為一個被社會接受的普通人，難道不是一種「社會的健康狀態」，讓顏面傷殘者有公平的機會就職謀生，難道不是整體人口健康的一環？

說自己不怕別人的目光，不怕別人戳穿甚麼…不，沒那麼瀟灑，心是肉作的，會痛。又有人說，神若關了你的一扇窗，必為你開啟另一道光？不，沒那麼神。當上帝關掉左邊的光，也會連右邊的燈也一起捻熄……

「我們一起吧！如果怎樣也無法擺脫空洞，我們從空洞裡出來，昨天的雨、今天的太陽、他人作嘔的目光、市區裡的髒汙小弄，到處幫我拍幾張…」

「妳笑起來真好看，但我笑不出來，我來拍，妳來當我的模特兒。」

它知道，這就是遭遇、就是經歷、就是煎熬、就是活著……就算能吐絲結繭，經歷變態，但生命變成另一種型態後，仍是另一道遭遇、經歷、煎熬……現實與活著是同一件事，毛毛蟲化蝶後就能擁有幸福的現實？或難道存在某種更友善於蝶的現實？

